



記敬仁胡



湖上散記

鍾敬文 著

明日書店出版

1930, 2, 10 付 印
1930, 3, 30 出 版
1931, 8, 15 再 版

每 冊 實 價 四 角

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遊 龍 井

昨天午後，剛信筆寫了幾行文字，便因爲客人來臨的緣故中止了。

我很沒有想到老徐會在這樣溽暑的天氣到這里來看我。因爲他的身體很肥胖，在夏天的太陽光下走動，是件受罪不過的事；而且這裏的房屋，又這樣偏僻而不容易找到。但他終於在昨天下午三時的際分到來了。除他外，還有位商校同學王君一道來。雖然我在這里住着，因爲有蓬朝夕左右陪

伴的緣故，至少可說不至感到怎樣冷寞，倘尚不能云過 活得頗安謐而甜美；但好友的足音笑語仍然是我所高興聞到的，即使這裡不是空谷，不算窮荒。

雖然只是數天的小別，但似乎已有不少久鬱待吐的談詞。這裡迥別於城市的環象，會使他於顧盼之餘而作嘖嘖的稱羨，是很自然的。爲了他的驚異，教我對於這曾經注意過而此刻已漸狎熟了的庭園，不禁也從新喚起眷顧的情緒了。西邊一帶的叢竹，是這樣苗條，娟秀而茂密！四周或高或低的果樹花叢，多姿而又調勻地簇成這小園地的整體的諧美。園外是一塊小小的蔥翠的秧海；沉靜而秀美的玉皇山，以它的背影朝對着我們的門戶，這一切更添溢了我們以幽深冷邃的感覺。在漸次地悠然的神會中，我們是一致地只能以沉默作最高的贊美。

雖然住在杭州，勉強可說已有一年的光景了。在許多新來的西湖的巡禮者的朋友中，我曾經幾

度地以「老西湖」的頭銜，向他們作得意的夸示；其實呢，嚴格地說來，西湖於我是頗陌生的。自然，這並不是說，我會錯誤到想騎馬去三潭印月；或說我某日合誰在寶石山上的雷峯塔旁盤桓了半天。我的意思是說已游過的境地，尙未能盡領會其勝致，未涉足過的處所又是那麼多。就譬如說吧，九溪十八澗的泉石，是那樣有名聞的；但於我呢，却完全只有一個抽象的名字，具體的印象，是一毫也沒有的。這樣的，說龍井這地方，我還沒有去過，不算什麼離奇了。是上午時合房東談天的結果，我知道龍井是距離這里一個很近的去處。「我們日間到龍井去逛逛吧」。吃中飯時，我對蓬高興地說了一句。「天陰時，去一去也好」。這是她的回答。這時，——老徐來了，休息過一會之後。——我又想起這問題了。

「到龍井去逛逛吧，從這里前去是很近的」。如果 he 會注意到的話，我此刻臉上顯然是帶着高

典的表情的。

「去是很好的，等太陽的光線稍弱一點吧」。是體胖怕熱之人的口氣。

「那里有很香冽的茶可喝，雖然在路上微爲困苦一點，終竟是得足補失的」。我帶着宣傳鼓舞的意味說。

我們終於起行了。這小小的游隊的四個人物，是老徐，王君，蓬和我。路徑是大家都贊然的，靠了道旁村人的指示，我們約略地能夠曉得一點。因爲是朝着西方走的，斜着的太陽，做了我們當頭的對象。吃虧最甚的，不消說是老徐；其次呢，便要算到王君。他是那樣嬌嫩的女性化的青年，這樣炙人的猛烈的陽光，於他是頗「吃不下」的；雖然他自己不好意思說出來，但我們是分明地察覺着。蓬和我，本來都是身體帶着病態的；但在這種場合，我們却最少還不見比別人難受。這也許和各人生長的地帶有着相當關係吧。

在這一程短短的山道中，雖說不上有着怎樣奇美的林壑美；但幾許幽秀的峯巒，幾許蔚深的叢薄，以至一些饒富着野趣的茶園，藻沼，……都不免常常地爲了它停住我們的游步。

雖然已經是山門了，但尚有爾許長的石級呢。在這里，老徐急喘着氣，蓬蹣跚着步；可是因爲希望已在眼前，困難也就壓抑於歡欣之下，而形成強弩之末的一種餘勢了。

「呵，真快活！」當我們已跑到龍泉的旁邊，開襟承受着從林叢吹過來的幽風之際，每人大概都這樣感覺着，只差沒有喊出口來。

龍泉是一泓清泠泠的碧水，旁有石崖，崖上林木陰翳，泉的一邊爲寺壁，壁上都是游客的塗鴉。最普通的題詞，自然是五七言律絕詩；但光署着自己名姓及來游時的日月的，也很不少。別開生面的作法，是寫些似通非通的英語句子。記得前次游虎邱時，在御碑亭的壁上，看到一句很「幽默」的英

語題詞。此刻聯想到了，還有些忍不住好笑。這時，有一位年青的遊客，正高站在桌子上，在揮着他的大詩筆。爲了怕打敗人家的詩興，我挽了蓬跑到一個較遠的地方站着。

「人類的聰明處在此，人類的愚笨處也在此！聰明是因爲他能夠像煞有介事地滿足自己，愚笨是因爲他參不透這自己欺騙自己的行爲」。我頗像真有所感慨似地這樣說。

「哈，哈，……」她一面吃着西瓜，一面笑着。

我想到近人所謂中國人信仰「名教」的問題，不禁以爲這也是顯證之一。同時記起海涅在他的旅行記中，述說到山聖旅客題名錄的事情。我以爲中國各處名勝境地，很可以仿照此法，在那里設備着一些簿冊，以便名教信徒一類的遊客，去大題大寫。既可免污牆壁，又可令他們的作品名字傳之永久，爲計豈非兩得？何況「在山吃山」的和尚廟祝們，還可由此敲詐到一些功德錢呢？

等到我們吃完了西瓜，喝乾了清茗，那位年青的詩人，已經擲筆遠颺了。蓬和我跑去清賞；可是失望得很！所寫只有兩句，一共十個字，並且在非詩人的我們看去有些未敢以為通。但中華民族的國民，畢竟有點愛好風雅的氣味，所以對於那位青年詩人的大作，雖然感到失望，於其它許多的高著，不免要遍賞一下。這似是一條大約可以寫定的律例，各處題壁的詩詞，高明的總是很少見。並非因為世間沒有真詩人和好詩，只是每人都能中選，和這種人的吟咏，有些不大願亂塗在牆壁上罷了。龍井寺壁上的詩作，也沒有逃出這條公例，縱縱橫橫寫的儘管那麼多，能教我們滿意的，可真是太少。在不滿足的滿足中，蓬挑出「未忘家國興亡恨，小坐猶思戰後情」，我挑出「此來不負秋風屐，十里山行聞桂香」。還有一首署名覺情作的七律，次聯云：「如線長堤船似蟻，連山孤嶼樹浮螺」，模狀眼前景物，頗為貼切。其餘，似乎除使我們感

到厭惡懶倦之外，不能有什麼的了。

歸途中，太陽的光力，雖已告遞弱，但仍未盡失其迫人的炎威。蓬有些困累，因為陪着客人一道走，不便去扶掖她，雖然老徐是半含諷刺，半帶真實地對我們聲說過兩次了。——「C小姐太累了，請C先生扶她一扶吧」。

老徐偷偷地向我提到他新近的「羅曼斯」，問我對他有什麼可貢獻的意見。我叫他別要做夢想，最好是把命運早配定了的鄉下黃臉婆帶出來。這到底不失為個辦法，自然是出於十分無可奈何的。這一說，他倒沒有什麼，却引得蓬嗤嗤地笑個不止了。

我們到這裡以來，晚餐都是在草地上用的，今晚雖然來了客人，却沒有打破這個前例。同餐的，除我們四人外，還添了我們房東的m先生。他是一個年紀五十左右的老成人，從我們所住的房屋內

外的布置陳設看來，便知道他是頗愛風雅的人物，不必一定要待和他深談過才曉得。據他自己說，曾兩次到過我們廣東；並且在我故鄉鄰近的許多地方住過。他和我談到廣、浙的民風，談到清代的樸學，（他很稱道廣東的陳蘭甫先生，以爲他和曲園先生，是清代樸學的兩位殿軍，也是兩顆碩果。）談到中國的字畫。（他說康有爲的字，雖有佳處，然終非正體，還不及梁任公的來得莊重。他又謂陳蘭甫的字，尤使他傾倒；可惜在廣東許多時候，終於買不到手。）他說到洪楊之亂，對於江、浙風物文獻的損失，語氣十分深重而痛心。他說就西湖一處來講，那搗毀的程度，已夠驚人地巨大。據故老相傳，從前夏天來往湖上各處，是用不到帶繖子的，因爲散布着的都是那樣參天的古木。（說時，指着庭園外一株頗高古的翠柏嘆息。）又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靈隱寺氣象宏偉的大雄寶殿，實在只恢復了以前三分之二的結構。他懇切的述說着，一時頗使我對於

戰爭的厭恨，雖然我的心近來是積極地歌咏着爲正義而戰的軍事行動的偉大。他又把案上的一塊長方形的磚示我，說雷峯塔坍倒時，他自己親從那里拿來的。雷峯塔磚有藏經和不藏經的兩種，這一種是不藏經的。他又取出兩個瓦瓶給我看，瓶工甚粗劣，大約是前時民家很通俗的用物。他說這兩瓶是從湖中淘出來的，最少爲千年以上的東西。他又和我談到現代的詩人，很稱美黃晦聞先生的作品。對於胡適之先生的新詩，頗致不滿的態度。但因為我是年紀較輕的人，很有胡黨的嫌疑，所以當他的話說完時，不免注意着我臉色的反應。是世故有些深了的緣故吧，我却若無其事地微笑着，雖沒有十分地贊許，但也沒有表出怎樣反對的顏色。他還說了許多值得注意的話，——這並不是說他所說的都是很對的意思。——我不想在此一一寫出了。總之，我這一次的到湖上來居住，他是頗能給予我不易磨滅的印象的人物之一。這晚的餐事中，

他自然不免要做一員比較有聲色的角色。他的入席，是經過了幾度遜謝的。除了客氣與殷勤之外，他還供獻給我們一碗鮮蓮子，自己說是剛從蓮塘裏親自採回來的。他又開始談到書畫，兼及金石。酒過數巡之後，彼此感情越融洽，他老先生的談鋒也越豪利，五個人的筵席中，幾乎只有他個人的語音最清亮。夜色已深了，老媽子才慢慢把煤油燈端上來。雖說不到什麼酒綠燈紅，友誼與詩情驚人地洋溢；但這清清的晚筵，薄薄的朋歡，發生在這短期的湖居生活中，是值得將來事過境遷時一度悠然回憶的。

繼着餐事來的，自然仍是清談。墨藍的深空，繁星無語地閃光着；輕微的南風不時從頭頂的樹梢掠過；荷葉的香氣雜着別的草香，隱約地經過我們的鼻觀。語音越覺響朗了，爲了環境的清寂。過了好一會，老徐和王君要放船趕回城里去，不能再事勾留。於是，我合蓬，加上一位提燈的工人，便送

着他們出發了。從我們莊子到湖旁繫舟的地方，約有一里多路，沿途差不多都是蓮塘間着桑陌。這時正是蓮花盛開的時令，雖然是在沉黑的夜裏，看不清花朵鮮絕的顏色；但在朦朧中，還認得一些迷離的白影。花與葉的香氣，以風的輕重而濃淡地刺激我們的嗅覺。塘面草際，如星星似的閃爍着螢光，看了難禁感覺的幽沉冷黯。我突然記起漁洋山人「螢火出深碧，池荷聞暗香」的詩句，說的正是我們眼前所經歷的景物。詩人模狀自然之語，所給予人們的愉快的功效，有時是不下於批評人生，指導人生的。

他們的舟是從素園門前數棹去了。我目送着他們的船，我又遙矚着蘇堤內外的水態與天容。水是那麼鏡平，那麼黛黑。天則深藍而沉謐，接近地面的一點，大約因人間燈光的映照吧，色彩變的格外鮮青。在這天與水的中間，橫着的是一道比水色尤濃黑的堤樹。我心裏油然感到的，不知該說是詩

情，抑是畫意？

索園是一所臨水的小莊子，一邊有虹形的古橋橫着，橋邊柳樹數株，雖在繁榮中，却不短疏落的情致。我和蓬同來過一次，她自己又來過一次，今晚在她是第三度的來臨了。她說很喜愛這個地方。我說等將來有月亮時，晚上到這裡來釣魚。因為不使叫工人在旁邊久待，我們只好照着燈光，聞着荷香回來了。

原
书
空
白
页